

殷健灵 / 著



我知道流下一滴眼泪，需要很久很久。人越大，就越习惯于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再放声大哭放声大笑，什么都只是淡淡地点到为止。很多时候，一滴泪，在渗出眼眶之前，早已在心中酝酿了许久，甚至可能在落下之前，已经悄悄蒸发。

橘子 鱼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殷健灵 / 著

橘子鱼



我知道流下一滴眼泪,需要很久很久。人越大,就越习惯于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再放声大哭放声大笑,什么都只是淡淡地点到为止。很多时候,一滴泪,在渗出眼眶之前,早已在心中酝酿了许久,甚至可能在落下之前,已经悄悄蒸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橘子鱼 / 殷健灵著. --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7. 7

(殷健灵暖心成长书)

ISBN 978-7-5307-6575-3

I. ①橘… II. ①殷…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1739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马梅

电 话: 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95 千字

印 张: 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 (022)23332677 邮编: 300051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我和伙伴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即便后来四散各方,彼此手足般的情谊依然存在。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烟岚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

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傍晚,走出家门,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墙下张望,看下班的大人从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那里面会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提包里总是会有一两本新书,书里,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倘若视野受限,我依然有自己的办法张望。躺在被窝儿里,被窝儿就是我的探险山洞,我用手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皱褶,沿着从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滥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儿,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点有的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被赋予了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

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有时候,我也爱凝视一处。那可能是玻璃球里的花纹、天花板上的水渍、天空中几朵游动的云,抑或在太阳光柱里翻滚的微尘。它们总是将我的思绪牵到无穷远的地方,那是我的思想没有能力抵达的地方,神秘、幽玄,时常使我头脑一片空白。而即便是一片空白,也是那么令人神往,仿佛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当然,我更爱凝视一些活物,比如自家养的母鸡、刚刚蜕掉尾巴、跳上田埂的小青蛙。我凑近它们,观察,近到可以看清它们眼皮上的皱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心跳和脉搏。我在观察时,也在内心和它们沉默地对话,惊奇的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往往能从它们微

妙变化的表情里读到它们的回答。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从小学到初中,读儿童报纸、杂志,最爱童话、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读成人书,《简·爱》《红与黑》《红楼梦》以及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和《霍桑探案集》,但大多一知半解,看到大段的风景描写一律跳过,往往翻开一本书,看了开头,马上去翻结尾。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尘,却惊讶地发现细小的灰尘里也可能埋藏着说不清的秘密。我迷恋那种“穿透”的体验,以及神思游荡、陷入冥想的快感。

很多年以后,才听到一句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

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地遥想,遥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彩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始终是我前行的动力。

只是,在我年少时,并不清楚地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样一种美丽文体的存在,更不知道这样一种文学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讲述所处的世界和即将展开的人生的。上大学以后,当我在无意中开始接触到这种美丽的文学,并且也开

始写的时候,很自然的,便回想起小时候那段长长久久的“张望与遐想”的时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未知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真切切地向孩子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让他们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就是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能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有那么一刻,我想象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做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的书的正当年少的——你。

橘子鱼

目录

001	第一集 A 面	2004 夏 · 风信子旅馆
015	第一集 B 面	1988 春 · 柳絮纷飞
028	第二集 A 面	2004 秋 · 婴儿睡
049	第二集 B 面	1988 夏 · 暗夜呢喃
064	第三集 A 面	2004 冬 · 哭泣百合
081	第三集 B 面	1988 冬 · 雪花飘过
099	第四集 A 面	2005 春 · 沉睡森林
117	第四集 B 面	1989 初春 · 暗涌
133	第五集 结局	2006 夏 · 橘子鱼

第一集 A 面

2004 夏·风信子旅馆

1

行李收拾好了,可房里并没有因此变得舒服一些。穿彩条吊带裙的艾未未坐在风信子旅馆的宽沿窗台上,悠闲地交叉着双腿,嘴里衔着草莓棒棒糖。粗看,会以为她叼了一根摩尔烟。

这是一个难得的凉爽夏夜,敞开的窗户外烟雨迷蒙;在下面的街道上,城市的喧嚣声俱已静息,只有从不远处的湖面上,飘来夜风细雨戏弄芦苇所发出的沙沙声。

“世界上最悲伤的景色,莫过于被雨淋湿的西湖。”她像在

对自己说。

“为什么？”我从桌前回过头看她。

“小时候，每次来西湖，都下雨，心里总是闷闷的。”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与我一起来呢？”

“因为和你。”她略带害羞地看我一眼，别过脸去，默默地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湿漉漉的影子。

“那……明天，和我一起回去吗？”我问。

她摇摇头。

“可是，我答应把你带回去，亲自交给你父亲。”我说得有些坚决。

“我知道不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真的没想好……”她灵敏地从窗台上跳下来，几步凑到我面前，从嘴里拔出缩成一小团的棒棒糖。

面前马上弥漫了一股草莓的香甜味。

我苦笑了一下，决定不再和她啰嗦，继续埋头敲击键盘。到明天早上，自会有答案。我想。

艾未未“缠”上我已经有些时日了。确切地说，她是我的

读者,我们认识得有些偶然。

那天下着大雨。

在冬天,上海也是时常下雨的。被雨雾包裹的城市总是透着哀伤的气息,黯淡的光线里,街头行走的人,脸上带着一抹忧郁。雨雾让人的表情也变得模糊,迎面而来的人影在梧桐树的间隙里一晃而过,匆匆的,往往不能留下印象。每个人都低头赶自己的路,记不住别人。然而,就在那个大雨天,我记住了艾未未。

那天,出版社在建国西路的一栋小洋楼里举办我的新书发布会。会开得很小型,只请了我尊重的几位长辈作家和不多的媒体朋友。事先,出版社在报纸的角落里登了一小块通告,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况且又下着大雨,但还是来了不少陌生的面孔。都是十多岁的青涩年纪,女孩居多。她们簇成一小堆,窃窃私语着,时而抬头朝我这边瞄一眼。我很想过去和她们说话,因为身边坐着多日不见的熟人,一时没有走开。直到会议开始,才和她们有了交流。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有些相似,是将开未开的花,给你混沌的感觉。穿着剪裁不合身的校服,表情也有拘束。在这拨女孩里头,她便显得非常扎眼。时髦的粟米头,挑染成奇怪的蓝绿色,活像一只鸡毛掸子,戴一副扁平黑框近视眼镜。寒冷的天气,却穿了条黑色灯芯绒短裤,露出白生生的膝盖。她自始

至终笔挺地坐在那里，只有在本子上记录什么的时候，肢体才松弛一些。互动交流接近尾声时，她举手要求发言。

她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忽然涨得通红。她说话似乎并不是很流利，当她艰难地说出一个关于“人生选择”的含混问题后，便泣不成声了。

这问题与我的新书毫无关系。在场的人都有些蒙，女孩们又开始窃窃私语。我也有些无措，请她坐下，然后无的放矢地安慰了几句。最后，我说：“其实，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也时常会有不明缘由的天大苦闷，可是，过很多年后看，都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她抬起眼镜，用纸巾擦眼泪，旁边的一个女孩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动了动。

主持人宣布结束的时候，她已恢复常态，从人群里挤上来对我说：“我读过你的《纸人》，今天特意赶过来见你，尽管这本新书我不怎么喜欢。”她说完吐了吐舌头。我感谢她的直率，她冲我笑笑，是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特有的透明含羞的笑。我伸手摸摸她手感毛糙的头发，目送她和同伴牵手走了出去。

后来，这个叫艾未未的女孩便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她鬼使神差地弄到了我的电话，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她的存在：字迹潦草、内容意识流的来信；不速之访，每次都很有匆忙，给我带来一些造型古怪的玩具；我不在时，留在我办公桌上的问候纸条……

她的信让我摸不着头脑,内容过目即忘。我依稀记得有一回她在信里说:“我认识到,聪明就是烦恼,我觉得自己不幸地被赋予了天赋。我遭到了很多人的取笑,我学会了将正在读的书藏起来,我的考试经常不及格。老爸快发疯了,可我真爽!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而,在我看来,她一点儿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终于,在她的央求下,我和她一起去了一趟美术馆,看达利的画。她对绘画和音乐似乎有着天然的领悟。然后,我请她吃必胜客的至尊比萨。她坚持要喝果汁,因为她做医生的老爸说“碳酸饮料对健康不利”。

“你很奇怪。”我说。

“怎么了?”她认真地看着我。

“你不听爸爸的话,故意考不及格,却在小事上听他的,比如——不喝可乐。”我冲她的杯子努努嘴。

“这是两码事。”她轻微地牵动了一下嘴角,很熟练地把切成一小块的比萨送进嘴里。

“其实,老爸只关心他自己。”沉吟片刻,她说。

“那你妈妈呢?”艾未未从来没有提过她母亲。

“不值一提。”她晃了晃蓝绿色的头发,故作轻松地笑笑。

我不想勉强她,喝了一口柠檬茶,转移话题。

然后,说起新近流行的歌手朴巍,艾未未的神色活泛起来。

她对朴巍的兴趣让她在同学里有些孤立,很多同学对朴巍很淡漠,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他们无法理解朴巍的音乐,”艾未未皱了下眉,“他歌里的爵士元素、丛林音乐的元素让他的音乐很搞怪。”不过,她迷上了朴巍的音乐,墙上贴的都是他穿钉子靴的招贴画和唱片的封皮。她加入了朴巍的网上歌迷俱乐部,和一帮比她年长十来岁的人混在一起。每周在日记里给她的偶像写信。她唱他的歌,记住了每一句歌词。她甚至能够想象他作曲时的样子,抽烟的姿势,试音时皱眉的表情,喝哪种牌子的咖啡。这些都是她的想象,但她从中得到快乐。因为朴巍把额前的头发挑成蓝绿色,所以她也学样。

“但这些,我老爸根本不会注意到。”艾未未撇了撇嘴,脸上有种和她年龄不相称的不屑。

“难道没有理解你的人?比如那天一直陪着你的小姑娘。”我说的是见面会那天,在她哭泣时握她手的那个女孩。

“你说的是小萍吗?她是个单纯的小孩儿。”她老气横秋地说。

我笑了。

3

两个月后,暑假来临。

艾未未深夜打来电话。

“是这样,”她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后天一大早要去理惠中学参加艺术节,可惜我家太远……”

理惠中学和我家就在同一条马路上。

“……”

“如果你不介意,我明天能不能在你那里挤一宿,哪怕睡地板也不要紧的!”她慌忙说。

“可是,明天下午我要去杭州……”我说。

“那……”她在那头停顿了两秒钟,“捎带上我吧!反正我已经放假了。”

“你不是有艺术节吗?”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这个家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你就收留我两天吧!”她带着哭腔祈求道。

“为什么?”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以前我一直没有说真话……”她开始抽泣。